

標點校勘本

高麗史

孫曉 主編

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
人文出版社

八

傳

〔二〕

总主编 高占成

呼吸系统疾病防治小百科

环境卫生与 呼吸系统疾病

主 编 魏立平 高占成

副主编 胡国平 吴兆红

编 委 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王进峰 朱恬华 何 晟

李玉茜 欧阳顺林 梁伟强

黎振兴 潘有光



 人民卫生出版社

高麗史九十六

列傳卷第九

崔思諫

崔思諫，字嘉言，初名思順，後賜今名。文憲公冲之孫。自少力學工文；文宗朝登第。王以思諫名家子，博學多聞，召入內侍省，與語對稱旨，王悅。

宣宗朝，拜殿中少監、知尚書戶部事，出爲西京副留守。駕幸西京時，遼使王鼎來，思諫爲館伴，聞鼎每夜獨坐爲文，以計取其書奏之，乃諫疏也。其疏極言遼太平日久，不修武備，又言大宋伐南夏事。王嘉其擯接之能，手詔褒之，令從駕。尋除御史大夫，改同知中樞院使、左散騎常侍。獻宗時，拜吏部尚書、知樞密院事。

肅宗初，參知政事、進中書侍郎平章事，加守太尉、判吏部事。大將軍高文蓋、張洪占、李弓濟，將軍金子珍等潛圖不軌，思諫按治其罪，悉流之南裔。

以功拜門下侍中，賜輔正功臣號。九年，守太保，以老，三上表乞骸骨。魏繼廷曰：“崔公在官，吾輩仰如山斗，軍國大事，一聽其議。今若告老，奈國政何？”時王曲宴壽春宮，召思諫赴宴。思諫起爲壽，王親酌酬之，執其手曰：“卿若固退，誰與共政？朕優賢重老，不忍從也。”對曰：“七十致仕，禮也。臣已老耄，無益於國，願遂歸志。”王許之。

睿宗朝，加守太師、中書令致仕，賜詔書、制牒、茶藥、衣帛、鞍馬，以示優恩。王嘗賜龍鳳茶，思諫進謝詩，王和賜之。王納思諫壻李資謙之女，生太子，冊爲王妃，以恩加推誠奉國功臣、大寧郡開國侯，食邑二千五百戶，食實封一千五百戶。思諫入見，王賜宴，命不拜，待以家人禮。思諫奏曰：“臣年八十，無復有望，願上享國萬年，永保三韓。”言出至誠，王感涕，召思諫子壻兒孫，賜花酒，扶出還家。未幾，卒。王以燃燈，御重光殿觀樂，聞思諫卒，震悼罷宴，輟朝三日，賜賻優厚，令百官會葬。謚忠景。

思諫勤謹公廉，不以門地驕人，立朝四十餘年，無少過失。爲相論議，務存大體，不敢輕改舊章。門人子弟有來謁者，常訓以事君之道，言不及私。雖謝事家居，憂國之心，終始不衰。配享肅宗廟庭。

子源、溱。源，累官尚書右僕射。溱，門下侍郎平章事。資謙及文公美、柳仁著，皆其女壻，門閥之盛，一時無比。

金仁存

金仁存，字處厚，初名緣。新羅宗室角干周元之後。父上琦登第，官至侍郎平章事。謚文貞，配享宣宗廟庭。

仁存性明敏，少登科，直翰林院，歷事宣、獻、肅三朝。以內侍掌奏事，不欲久在近密，懇求外補，由尚書禮部員外出爲開城府使。秩滿，授起居舍人、知制誥，遷起居郎，言事忤旨，左授兵部員外郎。

遼使學士孟初至，仁存爲接伴。初見其年少，頗易之。嘗一日出郊，雪始霽，茫然無所見，唯馬蹄觸地作聲。初唱云：“馬蹄踏雪乾雷動。”仁存即應聲曰：“旗尾翻風烈火飛。”初愕然曰：“真天才也！”由是情好日篤，相唱和。及別，解金帶贈之。轉吏部郎中，兼東宮侍講學士。

時睿宗在東宮，講《論語》。仁存撰新義進講，移中書舍人。肅宗薨，仁存告哀于遼，自東京抵京師，所經州府，皆設宴張樂。仁存曰：“臣來時，本國君臣皆服衰哭泣。今來上國，雖感恩榮，臣子之情，不忍聞樂。”言甚切至，遼人許之。至朝見時，又乞除吉服舞蹈。孟初至幕曰：“殿庭服色，宜從吉，但除舞蹈可矣。”還拜禮部侍郎、諫議大夫。

王封僧曇真爲王師，以仁存爲封崇使，辭曰：“臣

職在諫院，已言封王師不可。未蒙俞允，又從而爲使，是欺殿下也。”王強之再三，固辭不奉旨，以內侍柳台樹代之。

王將伐東女真，大臣皆贊成之，仁存獨上疏極諫，不報。及尹瓘等破女真，築九城，女真失窟穴，連歲來爭，我兵喪失甚多，女真亦厭苦，遣使請和，乞還舊地。群臣議多異同，王猶豫未決。仁存言：“土地本以養民，今爭城殺人，莫如還其地以息民。今不與，必與契丹生釁。”王問其故，仁存曰：“國家初築九城，使告契丹，表稱：‘女真弓漢里，乃我舊地，其居民亦我編氓。近來寇邊不已，故收復而築其城。’表辭如是，而弓漢里酋長多受契丹官職者，故契丹以我爲妄言，其回詔云：‘遠貢封章，粗陳事勢，其間土地之所屬，戶口之攸歸，已敕有司俱行檢勘，相次別降指揮。’以此思之，國家不還九城，契丹必加責讓。我若東備女真，北備契丹，則臣恐九城非三韓之福也。”王然之。遷祕書監。

奉使如宋，徽宗待之甚厚，屢賜宴，宴器皆用白玉。仁存以爲帝厚我國，享禮雖異常，然觀時事，華侈太甚，可嘆。還至慶源郡，聞父喪，以使事付其介，遂奔喪不復命，時人譏其失禮。歷左散騎常侍、翰林學士承旨、兵禮戶部尚書、政堂文學知政事，進守司徒、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上柱國。

金兵攻破契丹，州郡幾盡。王以仁存判西北面兵馬使，措置軍務。契丹來，遠城刺史常孝孫懼不保，

率州民泛舟而遁，以來遠、抱州二城歸于我。仁存遣兵據其城，收兵仗物貨甚多，遂拓地界鴨江焉。

王宴親王、兩府于清讌閣，命仁存記其事。其文曰：“王以聰明淵懿、篤實輝光之德，崇尚儒術，樂慕華風。故於大內之側，延英書殿之北，慈和之南，別創寶文、清讌二閣，一以奉聖宋皇帝御製詔書，揭爲訓則，必拜稽肅容，然後仰觀之；一以集周、孔、軻、雄以來古今文書，日與老師宿儒討論敷暢先王之道，藏焉修焉，息焉遊焉，不出一堂之上，而三綱五常之教，性命道德之理，充溢乎四履之間。越今年夏，召太傅、尚書令、帶方公臣備，守太傅、尚書令、大原公臣倬，守太保、齊安侯臣僎，守太保、通義侯臣僑，守太保、樂浪侯臣景庸，門下侍郎璋，門下侍郎臣資謙，臣緣，中書侍郎臣仲璋，參知政事臣峻，守司空臣至和，樞密院使臣軌，知樞密院事臣字之，同知樞密院事臣安仁等，置高會于清讌閣，乃從容謂曰：‘予顧德不類，賴天降康，廟社儲祉，金革優於三邊，文軌同乎中夏。凡立政造事，大小云爲，罔不資稟。崇寧、大觀以來，施設注措之方，其於文閣、經筵，求訪儒雅，遵宣和之制也，深堂密席，迎見輔臣，法大清之宴也。雖禮有豐殺，而優賢尚能之意，其致一也。今入朝進貢使資謙，齎桂香、御酒、龍鳳茗團、珍果、寶皿來歸，嘉與卿等，樂斯盛美。’臣僚皆惶駭恐懼，退伏階陛，辭以固陋，不敢干盛禮。王趣令就坐，溫顏以待之，備物以享之。其供帳之設，器皿之列，觴

豆之實，果核之品，則六尚之名珍，四方之美味，無一不具。復有上國玻璃、瑪瑙、翡翠、犀兕，瑰奇玩用之物，交錯於案上；塤箎、柷敔、琴瑟、鐘磬，安樂雅正之聲，合奏於堂下。王執爵，命近臣監勸曰：‘君臣交際，惟以至誠，其各盡量，不辭而飲。’左右再拜，告旨而卒爵，或獻或酬，和樂孔皆，及觴酒九行，且令退息。續有中貴人押賜襲衣寶帶，以將其厚意焉。既而復召促席而坐，使飲食舉措各自便，或開懷以言笑，或縱目以觀覽。欄楯之外，疊石成山，庭除之際，引水爲沼，崢嶸萬狀，清滄四澈。洞庭、吳、會，幽勝之趣生，而終宴無憚暑之意，盡醉劇飲，夜艾而罷。於是，縉紳士大夫舉欣欣然有喜色，而相告曰：‘吾王以慈儉爲寶，而無肆溢之行，衣不御文繡，器不用彫鏤，猶慮一夫之不得所，一事之不合度，每日焦勞惻怛於宵旰之中。至於燕群臣嘉賓，則發內府之寶藏，傾上國之異恩，而窮日之力，以火繼之，猶不以爲侈。其尊賢重禮，好善忘勢之心，實可謂高出百王之上矣。’臣嘗聞昔魯公用天子禮樂，以化成風俗，故於泮宮，則先生君子與之爲樂，其詩曰：‘魯侯戾止，在泮飲酒，既飲旨酒，永錫難老。’燕於路寢，則大夫庶士與之相宜，其詩曰：‘魯侯燕喜，宜大夫庶士，邦國是有，既多受祉。’今吾君奉天子恩意，以寵待臣隣，故公卿大夫，懷天保報上之意，言語法從，賦我有嘉賓之詩，瞽師歌工，作君臣相悅之樂，懽欣交通，禮儀卒度。當是時也，人靈之和氣，天地之休

應，上下之報施，風俗之化原，皆出於飲食衎衎，載色載笑之間，豈止‘永錫難老’、‘既多受祉’而已耶？必當億萬斯年，享太平之福，而對揚天子，永永無疆之休。臣愚且拙，遭逢萬幸，代匱宰府，不以臣之不材，特有書事之命，辭不獲已，謹拜手稽首而強爲記。”乃命寶文閣學士洪瓘書諸石。

尋加開府儀同三司、判東北面兵馬事兼行營兵馬事。王在西京，欲行太子冠禮，仁存奏曰：“冠者，禮之始，事之重，故冠於祚，三加彌尊，所以尊其禮而著成人之義也。今以元子之貴，冠於外，非所以法先王，示後代。”王從之。

仁存文名清節冠當代，王深器之，恩禮優重。及仁宗幼嗣位，李資謙用事，恐及禍，懇辭乞退，不許。一日，將赴衙，聞街上童謠，因墜馬歸卧，求免愈切。遂罷相，判祕書省事、監修國史。王密遣內侍金安問於仁存及李壽曰：“欲奪資謙，權置散地，如何？”皆對曰：“上生長外家，恩不可絕。彼黨與滿朝，不可輕動，請俟其間。”王不聽。及變起，宮闕連燒，王避火，坐山呼亭，歎曰：“恨不用金仁存之言，以至於此。”尋賜翊聖同德功臣號、三重大匡、開府儀同三司、檢校太師、門下侍中。

金兵入汴，邊報妄傳“金人敗，北宋帥乘勝深入，金人不能拒。”鄭知常、金安等奏曰：“時不可失，請出師應宋，以成大功，使主上功業載中國史，傳之萬世。”時王在西京，遣近臣馳問仁存，對曰：“傳聞之

事，恒多失實，不宜聽浮言興師旅，以怒強敵。且金富軾入宋將還，姑待之。”及富軾還，邊報果虛。王以睿宗遺命敦諭，起爲守太傅、門下侍中、判吏部事，仁存不獲已就職，羸老須人扶乃行。五年卒，輟朝一日，命有司賻葬加禮。謚文成，配享睿宗廟庭。

仁存好學，老不釋卷，一時詔誥，多出其手。再掌禮闈，多得名士，嘗與崔璿、李載、李德羽、朴昇中等刪定陰陽地理諸書以進，賜名《海東祕錄》。又與昇中撰《時政策要》，又注《貞觀政要》。

子永錫、永胤、永寬，皆登第，拜平章事。永錫曾孫弁，一名琪，幼力學，登第。高宗朝，歷正言、御史，出按忠清，日酣飲廢事，又橫斂賂權貴，人皆切齒，仕至判少府監事。仁存弟沾風姿雅麗，以文學顯於時，官至守司空、中書侍郎平章事。

尹瓘 彥頤 鱗瞻 世儒 商季

尹瓘，字同玄，坡平縣人。高祖莘達，佐太祖，爲三韓功臣。父執衡，檢校少府少監。瓘文宗朝登第，歷拾遺補闕。肅宗時，累遷東宮侍講學士、御史大夫、吏部尚書、翰林學士承旨。

女真本靺鞨遺種，隋唐間爲（勾高麗）〔高勾麗〕所併，後聚落散居山澤，未有統一。其在定州、朔州近境者，雖或內附，乍臣乍叛。及盈哥烏、雅束相繼

爲酋長，頗得衆心，其勢漸橫。伊位界上有連山，自東海岸崛起至我北鄙，險絕荒翳，人馬不得度。間有一徑，俗謂瓶項，言其出入一穴而已。邀功者往往獻議，塞其徑則狄人路絕，請出師平之。

七年，女真來屯定州關外，疑其圖我，誘執酋長許貞及羅弗等，囚廣州栲問，果謀我也，遂留不遣。會邊將李日肅等奏：“女真虛弱不足畏，失今不取，後必爲患。”烏雅束又與別部夫乃老有隙，發兵攻之，來屯近境。王命林幹往備之。幹邀功，引兵深入，擊之敗績，死者大半。女真乘勝入定州宣德關城，殺掠無算。乃以瓘代幹爲東北面行營都統，授鈇鉞遣之。瓘與戰，斬三十餘級，我軍陷沒死傷者過半，軍勢不振。遂卑辭講和，結盟而還。王發憤告天地神明，願借陰扶掃蕩賊境，仍許其地創佛宇。

瓘遷參知政事、判尚書刑部事兼太子賓客，奏曰：“臣觀賊勢，倔強難測，宜休徒養士，以待後日。且臣之所以敗者，賊騎我步，不可敵也。”於是，建議始立別武班，自文武散官吏胥至于商賈僕隸，及州府郡縣，凡有馬者爲神騎，無馬者爲神步、跳蕩、梗弓、精弩、發火等軍。年二十以上男子非舉子，皆屬神步西班，與諸鎮府軍人四時訓練。又選僧徒爲降魔軍，遂鍊兵畜穀，以圖再舉。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。

睿宗即位，以喪未遑出師。二年，邊將報：“女真強梁，侵突邊城，其酋長以一胡蘆縣雉尾，轉示諸部落以議事，其心叵測。”王聞之，出重光殿佛龕所藏肅

宗誓疏，以示兩府大臣。大臣奉讀流涕，曰：“聖考遺旨深切若此，其可忘諸？”乃上書，請繼先志伐之。王猶豫未決，命平章事崔弘嗣筮于太廟，遇坎之既濟，遂定議出師，以瓘爲元帥知樞密院事，吳延寵副之。瓘奏：“臣嘗奉聖考密旨，今又承嚴命，敢不統三軍，破賊壘，拓我疆土，以雪國恥！”延寵頗以爲疑，微語瓘。瓘慨然曰：“微公與我，誰能出萬死之地，以雪國家之恥？策已決矣，又何疑焉？”延寵默然。王幸西京，御威鳳樓，賜鈇鉞遣之。

瓘、延寵至東界，屯兵于長春驛，凡十七萬，號二十萬。分遣兵馬判官崔弘正、黃君裳入定、長二州，謂女真酋長曰：“國家將放還許貞、羅弗等，可來聽命。”設伏以待。酋長信之，古羅等四百餘人至，飲以酒，醉，伏發殲之。其中壯黠者五六十人至關門，持疑不肯入。使兵馬判官金富弼、錄事拓俊京分道設伏，又使弘正帥精騎應之，擒殺殆盡。

瓘自以五萬三千人出定州大和門，中軍兵馬使、左僕射金漢忠以三萬六千七百人出安陸戍，左軍兵馬使、左常侍文冠以三萬三千九百人出定州弘化門，右軍兵馬使、兵部尚書金德珍以四萬三千八百人出宣德鎮安海，拒防兩戍之間；船兵別監吏部員外郎梁惟元、興都部署使鄭崇用、鎮溟都部署副使甄應圖等以船兵二千六百出道鱗浦。瓘過大乃巴只村，行半日，女真見軍勢甚盛，皆遁走，唯畜產布野。至文乃泥村，賊入保冬音城，瓘遣兵馬鈐轄林彥與弘正率精銳急攻，

破走之。

左軍到石城下，見女真屯聚，遣譯者戴彥諭降。女真答曰：“吾欲一戰，以決勝否，何謂降歟？”遂入石城拒戰，矢石如雨，軍不能前。瓘謂俊京曰：“日吳事急，爾可與將軍李冠珍攻之。”曰：“僕嘗從事長州，過誤犯罪，公謂我壯士，請于朝宥之。今日是俊京殺身報效之秋也。”遂至石城下，擐甲持楯突入賊中，擊殺酋長數人。於是，瓘麾下與左軍合擊，殊死戰，大破之。賊或自投巖石，老幼男女殲焉。賞俊京綾羅三十匹。

又遣弘正、富弼、錄事李俊陽擊伊位洞，賊逆戰，久乃克之，斬一千二百級。中軍破高史漢等三十五村，斬三百八十級，虜二百三十人。右軍破廣灘等三十二村，斬二百九十級，虜三百人。左軍破深昆等三十一村，斬九百五十級。瓘軍自大乃巴只破三十七村，斬二千一百二十級，虜五百人。遣錄事俞瑩若告捷，王喜，賜瑩若爵七品。命左副承旨、兵部郎中沈侯，內侍、刑部員外郎韓儼如賜詔，獎諭兩元帥及諸將，賜物有差。

瓘又分遣諸將定地界，東至火串嶺，北至弓漢伊嶺，西至蒙羅骨嶺。又遣日官崔資顯相地於蒙羅骨嶺下，築城廊九百五十間，號英州；火串嶺下築九百九十二間，號雄州；吳林金村築七百七十四間，號福州；弓漢伊村築六百七十間，號吉州。又創護國仁王、鎮東普濟二寺於英州城中。

明年，瓘、延寵率精兵八千出加漢村瓶項小路，賊設伏叢薄間，候瓘軍至，急擊之，軍皆潰，僅十餘人在。賊圍瓘等數重，延寵中流矢，勢甚危急。俊京率勇士十餘人將救之，弟郎將俊臣止之曰：“賊陣牢不可破，徒死何益？”俊京曰：“爾可歸養老父，我以身許國，義不可止。”乃大呼突陣，擊殺十餘人。弘正、冠珍等自山谷引兵來救，賊乃解圍而走，追斬三十六級。瓘等以日晚還入英州城，瓘涕泣執俊京手曰：“自今我當視汝猶子，汝當視我猶父。”承制授閤門祇候。酋長阿老喚等四百三人詣陣前請降，男女一千四百六十餘人又降于左軍。

賊步騎二萬來屯英州城南，大呼挑戰。瓘與林彥曰：“彼衆我寡，勢不可敵，但當固守而已。”俊京曰：“若不出戰，敵兵日增，城中糧盡，外援不至，將若之何？前日之捷，諸公不見，今日亦出死力以戰，請諸公登城觀之。”乃率敢死士出城與戰，斬十九級，賊敗衄奔北。俊京鼓笛凱還，瓘等下樓迎之，携手交拜。

瓘、延寵乃率諸將會于中城大都督府。權知承宣王字之，自公嶮城領兵詣都督府，卒遇虜酋史現兵，與戰失利，喪所乘馬，俊京即引勁卒往救，敗之，取虜介馬以還。女真兵數萬來圍雄州，弘正訓勵士卒，衆皆思鬥，即開四門，齊出奮擊，大敗之，斬八十級，獲兵車五十餘兩，中車二百兩，馬四十匹，其餘兵仗，不可勝記。時俊京在城中，州守謂之曰：“城守日久，

軍饗將盡，外援不至，公若不出城收兵還救，城中士卒恐無噍類。”俊京服士卒破衣，夜縋城而下，歸定州，整兵道通秦鎮，自也等浦至吉州，遇賊與戰，大敗之，城中人感泣。

瓘又城英、福、雄、吉、咸州及公嶮鎮，遂立碑于公嶮，以爲界。遣其子彥純奉表稱賀曰：“聖人之德，允合於乾坤；仁義之兵，已平其夷狄。惟將及卒，既懽且呼。竊以東女真，潛伏奧區，寔繁醜類，遠從爾祖曾之世，嘗被我朝家之恩，狼貪浸畜其叛心，犬吠頻狃於戶外，侵軼關塞，寇攘士民。狃制御之寬而謂之易陵，肆覬覦之志而謂之莫禦。先皇故憤而欲伐，陛下方繼而爲圖，以兵危故，始憚裁施，以謀衆故，終歸滯泥。然而策勝負者存乎熟，知變通者貴乎時。事機可乘，聖智獨照，先休吾士卒，以觀其可用，繼慮彼虛實，以指其必擒。乃命元戎，亟行大戮，而臣受節鉞之制，舉征鼓而行，氣動於軍，威加於敵。江河注壑，寸膠不能以防之；礮石轉峰，虛卵決然其破矣。俘虜踰於半萬，斬獲近於五千，委積散於閭閻，奔走交於道路。山川險阻，城池因得以高深；原野膏腴，田井亦從而耕鑿。在昔人求而未得者，今茲天與而既取之。上足以謝宗廟在天之靈，下足以雪朝廷積年之恥。且彼周王獵狁之伐，漢帝（凶）〔匈〕奴之征，所以拓土開邊，而得爲民去害，比之今日，宜在下風。此豈微臣淺智駑材能成巨效，實由陛下聖謀神算坐定遐陬。苟非其然，孰使之矣！伏乞命書史冊，

垂耀無窮。”

王遣內侍衛尉注簿康英俊，賜瓘等羊酒，並賜軍人銀鋸鑼一面、銀瓶四十事。瓘又使林彥記其事，書于英州廳壁曰：“孟子曰：‘弱固不可以敵強，小固不可以敵大。’吾諷斯言久矣，而今信之矣。女真之於國家，強弱衆寡，其勢懸殊，而窺覷邊鄙，於肅宗十年，乘隙構亂，多殺我士民，其繫縲爲奴隸者亦多矣。肅宗赫然整旅，將欲仗大義以討之，惜乎厥功未集，永遺弓劍。今上嗣位，亮陰三載，甫畢祥禫，謂左右曰：‘女真本（勾高麗）〔高勾麗〕之部落，聚居于蓋馬山東，世修貢職，被我祖宗恩澤深矣。一日背畔無道，先考深憤焉。嘗聞古人之稱大孝者，善繼其志耳。朕今幸終達制，肇覽國事，盍舉義旗伐無道，一洒先君之恥？’乃命守司徒、中書侍郎平章事尹瓘爲行營大元帥，知樞密院事、翰林學士承旨吳延寵爲副元帥，率精兵三十萬，俾專征討。尹公事業傑然，嘗慕庾信氏之爲人，曰：‘庾信六月冰河以渡三軍，此無他，至誠而已。予亦何人哉？’其至誠所感，靈異之跡屢聞焉。吳公時之重望，天性慎謹，臨事必三思，其良圖大策，施無不中。兩公嘗有志於此，聞命憤激，擁兵東下。出師之日，躬擐甲冑，未及誓，衆洒淚交頤，莫不用命。入賊境，三軍奮呼，一以當百，摧枯破竹，何足喻其易哉！斬首六千餘級，載其弓矢來降於陣前者五十千餘口，其望塵喪魄奔走窮北不可勝數。嗚呼！女真之頑愚，不量其強弱衆寡之勢，而自取於滅亡如是。

其地方三百里，東至于大海，西北介于蓋馬山，南接于長、定二州，山川之秀麗，土地之膏腴，可以居吾民，而本（勾高麗）〔高勾麗〕之所有也，其古碑遺跡尚有存焉。夫（勾高麗）〔高勾麗〕失之於前，今上得之於後，豈非天歟！於是新置六城，一曰鎮東軍咸州大都督府，兵民一千九百四十八丁戶；二曰安嶺軍英州防禦使，兵民一千二百三十八丁戶；三曰寧海軍雄州防禦使，兵民一千四百三十六丁戶；四曰吉州防禦使，兵民六百八十丁戶；五曰福州防禦使，兵民六百三十二丁戶；六曰公嶮鎮防禦使，兵民五百三十二丁戶。選其顯達而有賢材能堪其任者鎮撫之，《詩》所謂‘于蕃于宣，以蕃王室’者也。有以見晏然高枕，無東顧之憂矣。元帥告予曰：‘昔唐相裴晉公出征淮西，及其平，幕客韓愈爲之碑，以廣其事，故後之人知憲宗英偉絕人之德而歌頌之。子幸從事于此，詳其本末，曷不作記，使吾聖朝無前之偉績，垂于無窮乎？’彥承命，援筆誌之。”

瓘獻俘三百四十六口，馬九十六匹，牛三百餘頭。城宜州，通泰、平戎（二）〔三〕鎮，與咸、英、雄、吉、福州、公嶮鎮爲北界九城，皆徙南界民以實之。王拜瓘推忠佐理平戎拓地鎮國功臣、門下侍中、判尚書吏部事、知軍國重事，延寵謀同德致遠功臣、尚書左僕射、參知政事，遣內侍郎中韓暉如齎詔書告身及紫繡鞍具、廐馬二匹，至雄州分賜之。凱還，王命具鼓吹軍衛以迎之，遣帶方侯備、齊安侯僭勞宴於東郊。